

## 研習心得

張俐盈

這次參加中研院史語所主辦的「兩岸歷史與文化研習營」，報名的心念相當單純。源於求學過程中，曾因訪學、發表、旅遊等機會多次參訪歐美，卻未曾親臨與自己研究最為密切相關的領土。儘管閱讀詩人筆下的佳麗地、帝王州，已足夠啓迪無限遐想，然而讀萬卷書尤須輔以行萬里路，臥遊方得落實，研究方能精進。南京，因此成為我的首選。

這次研習營的課程規劃，以「歷史記憶與都市空間」為主題，時間涵蓋先秦至近代，空間則包含南京城市內部空間，以及鎮江、丹陽等地。回顧十一天緊湊的行程，滿溢著感動、收獲與觸發。以下概分幾點陳述：

首先是關於演講的啟發。諸位老師分別從文學、歷史地理、社會經濟、佛教、醫學、碑銘、繪畫等多元面向，勾勒南京的絕代風華。其中王德威老師指出，文史之間的微妙互動，並非再現的關係，而是不斷湧現、承載、生發、繼續的歷程；胡阿祥老師則以〈烏衣巷〉為例，指出劉禹錫事實上並未真正踏訪南京，〈金陵懷古〉組詩之序已明確提及，卻往往為研究者忽略；田曉菲老師則透過精讀宮廷詩歌的文本，彰顯劉宋時期的帝國想像，以及展演王權的迫切心理。老師們不約而同從多稜側面，指明一個共通的概念——南京這座城市的意義，除仰賴一再生發的歷史事件組構而成外，更多時候是透過文學意象的形塑。這個觀念雖然並不新穎，卻幫助我重新思考自己關注的議題和研究方法。一直以來，對於傳奇人物的生成、演化過程及其歷史意義非常感興趣，卻對於研究取徑與真偽問題深感困惑。而上述關於想像的詮釋視角，似乎提供一個極佳的思考點，畢竟語言並非透明的載體，在釐清說什麼之餘，言說的方式可能還透露了更多的意涵。

其次是關於考察的發現與疑惑。過去不曾以田調之名踏察勝景，亦不曾上過相關引導課程，因此參訪過程中，內心不時湧現許多疑問。例如按下快門的瞬間，不禁思考旅遊與田調之間的界限如何拿捏？當下的我是否該做些什麼或思考什麼，避免假考察之名行遊賞之實？然而每當試圖從考察現場中搜尋前一晚的文獻閱讀記憶時，衝擊、落差的驚詫之情，往往勝過發現的喜悅。比如明孝陵的神道中矗立的石獸六種，屈大均〈孝陵恭謁記〉提到：「東西相向，森然若鹵簿焉。」然實景無論就體型、樣式而言，渾無「森然」之感。或如焦山在方志中一再圍繞著隱者焦光的故實，因此閱讀時心中將其預設為仙隱化外之地，是以一旦置身打著蔣介石與宋美齡的戀愛萌芽地點為號召、被列為五A級重點風景區的現實焦山時，內心深感違和。又或者當季子廟的道長眉飛色舞地指著碑文，表示此乃現存唯一孔子的字跡時，頓時不知該如何處理聽到的資訊，與所見文獻資料（如〈季子廟

碑考》、〈季子廟碑辨〉)之間的落差。然而，隨著踏訪、討論與思辨，我逐漸理解重要的或許不在真偽本身，而應思考這些落差背後象徵的意涵，包括審美觀、價值觀的遷變，乃至官方、地方權力如何進入、支配、運用地景，建樹有形的碑銘、機構背後，往往隱藏著龐大的書寫意識，不容忽略且值得探究。就此一層面而言，「發現差異」相較於「得到印證」，或許更能凸顯田野考察的意義。

最後，最大的收獲之一是與不同領域的老師學員交流。從來沒有如此深切體認到，中文學門與歷史學門之間既遙遠又親密的關係。歷史系同學看待問題的角度、關注文獻的層面，甚至解決問題的方法，皆與中文系的訓練大相逕庭，也常讓我倍感驚奇。印象最深的一次是聆聽完曉菲老師的演講之後，滿心期待小組討論時能隨著「帝國想像」的議題而擦出些文學火花，未料歷史系組員根據顏延之「樓觀眺豐穎」一句，思考遠眺豐收的是什麼作物，而開啟五世紀的南京人主食是稻米或小麥的話題，瞬間將想像拉回最實際的民生課題。儘管美感頓失，卻無法不折服於該學員敏銳的洞察力，而暗自提醒自己，應更留心觀察每個看似偶發、孤立的事件背後所反映的時代現況。因此，非常感激有這樣的研習機會，讓我近距離學習歷史學者的研究方法，然而另一方面，如何讓不同領域的學者聆聽、理解、認同我關注的議題，讓彼此的討論更有交集，也是值得花更長的時間思考與磨練的。

文末仍要由衷地感謝主辦單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、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、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，師長們如此不計成本栽培後進的用心，令人感佩。期望研習營能持續朝不同城市拓展，也鼓勵臺灣的青年學者踴躍參加。